

權載之文集

八

欽定四庫全書

PDG

權載之文集卷第四十七

唐權德輿

表疏

論江淮水災上疏

貞元八年

八月日將仕郎守左補闕臣權德輿謹昧死頓首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又曰理亂在
庶官然則獻替之司任當耳目所以達下人之利病廣
君上之聰明惟野人炙背之微齊士九九之賤獎其誠
心不致於罪伏惟皇帝陛下以大中太和武功文德亭
育天下十有四年車書所至聲教大備微臣生逢明代

官忝諫曹旣當不諱之辰敢陳無隱之直伏以人爲邦
本食爲人天或陰陽之候暫憊水旱之沴小至匹夫匹
婦未安其家納隍之心則有所軫臣伏見自去六月已
來關東多雨淮南浙西徐蔡襄鄂等道霖潦爲災者二
十餘州皆浸沒田疇毀敗廬舍而瀕淮之地爲害特甚
因風鼓濤人多墊溺其所存者生業半空江東諸州業
在田畝每一歲善熟則旁資數道春雨連夏農功不開
人心旣駭亡者則衆幸者京師歲稔夏麥又登成爲根
本之固以保斯箱之慶然賦取所資漕輓所出軍國大
計仰於江淮以陛下憂勞方務勵精爲理之若是而天

災尙至者將使陛下聖慮日新又日新而儆戒之耶不然臣所未喻也誠災不勝德賦有定制尙又留聖念因而拯之斯實代天理物爲人父母之明徵也伏望與元老台司定議速下德音遣使臣之有明識通方者將恤隱之命盡勞徠之方訪其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鰥寡幼艾周知其病詔令所下自如豐年休嘉感通疵癘銷散况賦無工拙皆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爲固也盍俾有司析量入之數節經用之源務求便安以去冗費縱災害不甚陛下過而憂之無乃益聖德之光大乎立元皇帝之三寶曰慈曰儉曰德明皇帝之

昌言曰在知人在安人此陛下已行之効在恒久而已
在敦固之而已臣每讀漢史至賈誼谷永之徒數陳理
道痛言得失漢朝不以受之爲貶數子不以言之爲罪
我太宗文皇帝之有天下也魏徵王珪等危言正詞上
裨大化無疆之祚實兆於斯伏惟陛下遠覽西漢之風
近師文皇之德則凡百臣庶敢盡其詞臣鄙賤頑固不
識忌諱旣竊官命豈敢愛身蓋有所聞則合上獻雖蹈
鼎鑊猶生之年不勝懇款惶恐之至伏惟陛下裁擇謹
奏

論度支上疏

十一月十二日將仕郎守左補闕臣權德輿謹昧死頓
首上疏皇帝陛下臣聞建官惟賢任人以器細大畢効
輶輻無遺蓋就其所長以求至當古人所以有優於趙
魏而劣於滕薛敗於栗邑而理於頻陽誠才各有所極
也伏見司農少卿權判度支裴延齡早以文學累居官
次固而似守刻而少通徒有專勤之心且非適時之器
往者貳大農之卿長司太倉之出納號爲稱職蓋有恒
規陛下急於獎能切於賞善權委邦賦冀其有成且度
支所務天下至重量入爲出從古所難使物無遺利而
不可竭竭則害生類使奸無隱情而不可刻刻則傷人

和調其盈虛制其損益上繫邦本下繫元元苟非全才
通識則有所壅自延齡受任已近半歲羣議紛然皆曰
非宜且權其輕重固與守之之才不同邊儲經費之切
懋遷移用之法貴無留事以酌乎中簿領簡書用行郡
國失於毫釐利病相萬一物未理所軫皇情而延齡切
於感恩昧於量力思有以効強所不通則有枉尺直尋
之心多方自固之計吏伺其隙人售其姦因緣蒙蔽觸
類滋長致遠恐泥學製實傷異時甚敗罪之何補伏料
聖意久未正授延齡職名似觀其能否以爲進退官司
間里衆口一心評議諠譁所不可遏伏望與一二宰臣

時或詔問度支郎官使得以事實條對苟言者謬妄盍
有以辨之或才實未稱難恐久處倘擇能代命以他官
以全延齡以便天下上副求理之意下遂陳力之宜則
事任交修職業不廢臣忝備陛下諫諍之官嘗服師訓
緘默自負無以爲容阮嗣宗口不言人之短臣心嘗師
之但以束帶立朝則異於是職當獻納豈敢顧身耳有
所聞心有所見義在無隱以奉聖明言而獲戾臣之死
所不勝愚瞽惓欵之至伏惟陛下裁擇謹奏

請置兩省官表

臣某言臣聞堯之爲君也百工允釐舜之官人也九德

咸事伏惟陛下文明御宇建用大中德厚侔二儀利澤
施四海中外庶政寢興求思舉一事必稽於禮法命一
官必詢其望實故朝無虛授時絕幸人勵精萬樞超冠
前古可封之俗比屋相歡詩曰嗟我懷人寔彼周行言
思其才也又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言選於衆也蓋在
精別能否循責功實以爵祿爲砥礪以羣才爲鎔又則
舉不失職人効其能左右掖垣首承明詔奉行詳覆各
有攸司然後下於中臺頒於海內誠至重也彌綸政事
侍奉軒墀分曹十員今則殆絕昔衛多君子晉有卿才
况巍巍聖朝淳化所被濟濟多士豈謝古人要重之司

曠闕既久則事有所壅吏得爲非亦慮四方聞知謂朝廷乏士事關理道豈止官常臣以凡庸過蒙慈渥塵汚清近逾越等倫前後對敷備承獎飾德音顧問魂爽震驚而朴訥孱微不能自達又去四月三日面奉進止令臣有所見則條疏奏來者輒以愚管手疏上聞干瀆宸嚴伏待罪責無任兢懼隕越之至

云云

淮西招討事宜

右自去歲出師今已周月軍威未振寇孽猶虞中外臣庶實同憤切臣伏思之以王命討不庭以平天下師臨區區淮西之地况申光福小惟有蔡州以宗社威靈睿

謀上略所宜朝出令而夕獻捷乘城授首指顧可期今勝負之間猶未相直師老財廢勞而無功者何哉蓋有以也以寇之乘亂專地已十五年財征不至於有司杼軸難資於軍實而又峻威令同豐約獸窮則搏人自爲戰此皆必死之衆也以全義之忠朴果決固思報恩而馭衆伐謀力或不足況山東士旅驕悍且久苟非威望素重者豈能制之又諸侯之師頭會烏合或幸灾養寇或綿力薄材勝旣衆分其勞敗又無所歸罪其心不一姑務自安此非成功之人也臣以爲徵師太廣命將太輕輕則無功廣則難制議者或曰統師之名不重則策

勲之時其賞易足偏師之任至一則勞旋之際其功自
分且以希烈襄陽爲之懲創此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也成功之後在法制鈐鍵之而已豈可早計過慮使陷
於必不成功哉自古以兵多而敗者非一以近事則乾
元鄴城之圍大厯魏州之討非師不衆也今因其數道
會師可以精擇將帥武畧威重爲聖心所知羣情所伏
者其餘方面二千石與汝鄧之地環寇四境度其不能
者速易之兩河遠地之師未能制其死命者悉罷去之
但以便地勁兵練其可用者誓以賞罰使之犄角設備
於要害同心以進取程其力用如臂使指此決勝之道

也其次則嚴戒慎固勿與爭鋒來則遏其駟侵去則保
茲經界使士皆賈勇終不妄動有虜獲者悉釋而歸之
耀以武力浹之恩信旣無饋運之費又無殺伐之傷彼
竭我盈可以歲月待其斃也倘以其未有出境之暴且
開請罪之詞下詔班師曠然全宥雖根本未靖且罷戰
息人又其次也若止如今者二十餘軍禁令不一以懷
歸之衆無効命之心望其成功亦已難矣伏惟陛下留
念

徐州事宜奏

右張愔狂愚敢阻朝命但慮強隣潛導故使之然或聞

移牒出軍屯於境上外示攻脅其實衛之倘諸軍進攻
事至危迫度其不能濟也則必執以爲功旣居將相之
崇又有討伐之績不待朝廷加地進律而徐方去矣雖
萬萬無之亦不可不慮誠在率勵整訓合力急攻但一
方底平則四方知愬倘向淹時月未就誅夷則不如委
以州師俾其傳達苟安反側以爲後圖但運路通流師
律精勁更命文武兼材之臣徙爲三州節度且揚徐乖
遠控攝異宜移鎮則兵力難分遙制則威重不足愚夫
武校積習常情欲其復制旌旄不隸隣道但得人以授
必易爲理又防閑暴慢皆在其初實由藩鎮歲深沒於

其位將校竊報恩之義子弟蓄樂禍之心陛下務人之
安含垢屈法因以授仕其風寤然臣以爲三載考績先
王之制或惜其爲理就加爵秩者不過五年則必交代
不幸物故雖其子亦可繼之者麾下有可代之者則必
授於諸鎮而命其帥於朝不得已則命於隣壤又其次
也擢其上介又其次也設有齟齬者則以嚴師臨之以
大順責之人各有心固思自効凡舉事固計其當否而
不計其濟否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正謂此也位與望
未至而驟居之其效必速又使人人有覬倖之心此四
方所以多故也酌理道之源尊朝廷之柄歸於上則事

理於下但修之近者則遠者自至矣制於易者則難者
自化矣如此則綱維畢舉利澤潛流自古霸王之道也
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伏惟陛下留念以前准
右未平徐方猶梗師徒淹久率土同憂臣自十數年間
叨禮官記言司言之任愚陋無補忝冒掖垣又思漢朝
梅福以南昌尉之微猶遠陳時政敢以血誠管見博採
羣情輒竭肺肝因陳本末理有似迂而實近言有過直
而不誣干黷宸嚴莫識忌諱神魂震越伏待刑書無任
懇欵惶悸之至謹奉狀陳奏以聞謹奏

給事中許孟容論齊愬授官事

右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書曰嘉言罔攸伏然則致理之道在感之而已伏惟陛下睿聖欽明覆露宏納獎善求理冠於百王一昨許孟容以齊愬未有殊勞超擢非次上州刺史品秩過優駁議之司愛惜法度迫於守職不敢顧身封進詔書披歷誠懇中朝久無此事人情爲之愕然陛下特開延英非時召對輟已行之詔察無隱之忠天下之人踴躍相慶麟鳳五靈未足爲瑞臣能匪躬君能虛受使百執事之人盡忠奉上此實瑞之大者自前日已來衆情爲孟容危懼昨日已來衆情荷陛下開納巍巍聖德橫絕古今朝廷欣欣感甚以泣